

目录

前言 发现台湾 殷允芃 · 1

第一篇 婆娑之洋·水苍苍 (一六二〇—一八四〇) 尹萍

- 第一章 荷据时期：安平，追想起 · 8
 什么体制羁绊了旧时中国的脚步？ · 23
- 第二章 明郑时期：郑成功的生根与落地 · 26
- 第三章 台湾重归中国版图：郑氏王朝的飘零 · 41
- 第四章 渡海：劝君切莫过台湾 · 49
 为什么叫“台湾”？ · 56
 谁是最早的台湾人？ · 57
- 第五章 海禁与械斗：罗汉脚渡悲歌 · 59
 北美与台湾移民社会的迥异道路 · 71
- 第六章 西方的冲击：徘徊在改造的边缘 · 74
 德川体制为日本预备了什么能力？ · 85

第二篇 荒陌新径·现代化（一八四〇——一八九五）林昭武 周慧菁

- 第七章 鸦片战争：门户洞开的声音 · 94
- 第八章 台湾开港：商品经济的第一次风光 · 101
- 第九章 牡丹社事件：中日关系从此易位 · 117
- 第十章 中法战争后：铁路开出台湾新纪元 · 125
台湾企业家族的开端 · 137
- 第十一章 甲午战争：一战割开台海两岸 · 141
- 第十二章 《马关条约》：春帆楼一纸，五十年心酸 · 147
- 第十三章 同治、明治维新比较：中日现代化竞赛 · 154
明治维新的关键：岩仓考察团 · 172
日本现代文明之父：福泽谕吉 · 175
《自助论》改变了日本 · 178
中日维新成败的分界 · 182
19世纪下半叶中日维新事务比较 · 187

第三篇 莎哟哪啦·殖民地（一八九五——一九四五）李瑟 周慧菁

- 第十四章 日军进城：割地前的最后抗争 · 190

第十五章	日据初期：密植深耕，南进基地 · 200
	孙中山：旧中国落后的理由 · 215
	许远东：国际化的台湾银行 · 216
第十六章	日据第二阶段：苦涩的甘蔗 · 218
第十七章	日据第三阶段：收回自由，教导自律 · 230
	林献堂启蒙新民 · 244
	连横为台湾修史 · 246
	蒋渭水的台湾诊断书 · 248
	胡适：请大家来照照镜子 · 251
第十八章	对日抗战，摆脱殖民：台湾回家的一天 · 256
	新生活运动：从家常便饭做起 · 276
回响	现代化向传统寻根 许倬云 · 278
回响	日本如何以信息为师 傅高义 · 283
致谢 · 289	
参考书目 · 290	
走过台湾三百年 · 299	

前言

发现台湾

殷允芃

车过恒春。经过斑驳的古城门。

台湾海峡的落日，轻快、妩媚地西沉。清新的空气中，飘着夕阳的微温。

快速公路上车来车往。

很少有游人会有意识地抬头东望，在四重溪之上，石门山峡中，静静地躺着那个改变中日近代史的古战场。

1874年，日本发兵三千六百人，由三菱财团提供舰队，自恒春北边偷袭登陆。围攻牡丹社、烧毁部落、迫降高山族，屯田驻军。日本占据台湾南端达六个月之久。

这是日本第一次向中国的威权挑战，是16世纪以来，日本发动的第一次对外战争。这次战争，彻底翻转了数千年中日间的“华夷秩序”，也埋下了以后日本侵略瓜分中国、夺取台湾的伏笔。

“台湾乃亚细亚咽喉之地，土地肥沃、物产丰富”，日本明治初期便立下了必得台湾之决心。

牡丹社事件刺激了清廷，政府开始积极建设台湾。筑恒春城，建“亿载金城”炮台堡垒于台南，开道路（连接苏澳、花莲，横贯中央山脉），行政区开始向北、向东扩延遍布全岛。台湾第一次有计划地开展基础建设。

日军侵犯台湾事件也刺激了清廷积极推动“同治中兴”，建海军、创设北洋舰队、买舰、筑炮台。

但二十年后，甲午之战爆发，因台湾事件而建起的北洋舰队被日军舰炮轰得灰飞烟灭，“中兴”的努力全部落空，台湾躲不过被割让的命运。

这些关键历史的前因后果，这些台湾生死相连的发展细节，这些为什么近代日本逐渐兴盛、中国却日益衰弱的根源探讨，没有人心平气和地告诉我们。

历史在荒烟蔓草中遗失。

历史事迹已封尘

台北的二二八纪念公园。偏居一隅的亭子里，有一座不甚起眼的半身雕像。雕像的材质已无法辨认，上面涂着一层一层的深棕色漆。雕像的发辫、额头、眼帘和胡子上落满了暗白的灰尘。

（天下杂志的摄影小组带了梯子和布，小心地擦拭干净，旁观的游客好奇：“这是谁的雕像？”）

刘铭传——台湾现代化之父，今日对众多台湾人而言，只剩一个模模糊糊的名字。他的建台事迹也早已封尘。

很少有人知道，全中国第一条由国人主导修建的客运铁路，是在台湾完成的。1889年，蒸汽机车“腾云一号”骄傲地奔驰于大稻埕（今迪化街）与松山之间。第一条铁路隧道是连接八堵、基隆间的狮球岭隧道。

全中国最早架设电报的地区就在台湾。刘铭传还修建了台北城垣，铺平了石板路、引进马车（以往台湾皆以牛车代步），架起电线、装上电灯。1888年，台北街头突放光明——刘铭传在台北兴建了中国第一个国人自办的电力公司。

刘铭传还建立了西式学堂，教学科目除了经史外，另加英文、数学。此外，他还规划推行了台湾第一次土地改革和赋税改革。

短短六年间，刘铭传“使台湾成为全清国最进步的一省”，外国记者这么说。

这些事迹鲜为人知。

历史在灰尘中湮没。

一墙之隔，景色迥异

从刘铭传雕像所在的“大潜亭”，斜穿过二二八纪念公园，在另一个角落里，停放着当年叱咤风云的“腾云一号”。它被锁在铁栏笼里，身上、地上，都满布灰尘。狮球岭隧道上，刘铭传亲笔题的字已剥落，隧道内，原本积满了污水，新近经人整修打扫，但一头的入口处仍堆满了拾荒者存放的垃圾，另一端则被锁入军营。

由狮球岭出发，去往淡水“北门锁钥”——当年台湾军民联手炮轰法舰、重创登陆法军的堡垒。（一段淡金公路被手持大哥

大的壮汉接管，来往车辆皆需绕道而行，有人说：“原来是有位兄弟出殡。”长长的送葬车队，其中六辆联列的电子花车，俗艳的、红红绿绿霓虹色彩的美女图案触目惊心。）

“北门锁钥”——中法战争中台湾军民节节获胜的地方，紧临淡水高尔夫球场。果岭上碧草如茵，球场外奔驰汽车闪亮成群。一墙之隔，景象迥异。古堡的城门保存尚好，但城墙上、城堡内遍布荒草，汽水罐、塑料泡沫碎片闲散四处。

当年，1884年，沪尾（今淡水）血战，保卫台湾的英勇故事，已无人知晓。

任凭古迹荒废遗弃。

由南到北，处处可见点点滴滴的残破遗迹在加速风化、侵蚀、消失；已然褪色的记忆更加模糊淡化。

台湾无史。有人冷冷地批判。

回归“原乡”，歌手热情地大声呐喊。

“台湾的每一个人都像从石头里蹦出来似的，无前、无后，哪能不急功近利？”观察者无奈地分析。

岁月中国，电视上哀叹近百年中国人的生存挣扎与漂泊。

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，一些学者政客充满向往地如此吟唱。

是什么使旧时的中国失去了辉煌？

如果台湾无史，为什么会无史？历史又要如何开始？

如果要回到原乡，原乡到底在哪里？要怎样开始爱护原乡？

如果说台湾人急功近利，爱拼好斗，原因何在？又要如何做才能深厚远长？

如果中国人的挣扎与漂泊令人酸楚黯然，请问要如何才能不再挣扎？不再漂泊？

如果真的想要中国人有尊严地重新屹立于世界，那么过去到底是什么使得作为世界文明中心的中国，失去了辉煌？这些使中国一落千丈的负面因素，在今日的台湾或大陆是否仍然存在？

这些令人困惑不安的问题，值得深思探索，但答案错综复杂而且难寻。

无论大陆或台湾，中国人、中国社会出了什么问题？

中外的学者专家尝试从不同的层面寻找答案。

有人从文化层面说，中国为古文明的发源地之一，比较容易排斥外来的新生事物，对新信息的好奇心比较弱。中国强调天人合一，与大自然和谐相处，容易衍生以维持稳定为优先考虑的心态，而比较缺乏不断求发展、以突破现状为目标的原动力。

从体系和组织的角度来说，中国社会除宗族意识外，组织十分松散，高层结构、低层结构皆未搭建完成，政府行政系统紊乱，上下脱节，欠缺数据，无法有效管理。

谈基础建设，则重硬件、轻软件。偏好有形的高楼大厦、港口、公路的建设，而忽视典章制度的修订、标准的建立、教育内容的更新、各级人才的普及培养，以及信息的充分流通、传播与运用。

最为有识者诟病的是科举制度形成的社会价值扭曲。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的结果，使得社会精英分子崇尚文章说词、理论概念，轻视实证执行，忽略技艺磨炼。“学而优则仕”

的单一功名观念，则使社会的多元价值观难以建立。

有志之士尝试解答

要如何才能找到着力点？百余年来不少有志之士尝试解答。

连横这样为历史留下记录：“台湾人不可不知台湾事。”

胡适呼吁“请大家来照照镜子”，先要彻底认错，要少谈些主义，多研究些问题，死心塌地去学先进国家治人富国的组织与方法。

秋瑾提醒知识分子要“有宗旨，有意识”地习人之长，勿盲目地依附引介外来的一切。

孙中山再三陈述“求进步的方法，专靠实行”，不能再述而不作，“坐而论道”。

蒋中正强调提高人民生活质量，要从“家常便饭”、生活细节、点点滴滴开始，磨炼自己。

蒋渭水对台湾人的诊断处方是——“教育、教育、最大量地教育”。

今日的台湾，离孙中山、蒋渭水的时代已经有一段距离了。今日的台湾人民，已脱离了数百年来贫穷困境，享有前所未有的富裕。今日台湾人的教育水平已普遍提高，信息已自由流通，享有前所未有的自主能力，掌握着丰富的资源与机会。无所闪避，今日要真正实现中国人的现代化，台湾应该成为领先实验和有选择的地方。但如何打开历史，走出属于大家的共同未来？

答案在你我每个人的心中。

第一篇

婆娑之洋 · 水苍苍

尹萍

（六二〇—八四〇）

（戴望舒 摄）



第一章

荷据时期：安平，追想起

岸上，可耕、可猎、可渔；海上，日本、西班牙、荷兰船，往来繁忙。汉人据魷港，打劫海上行船为生，荷兰人直接从安平港上岸，以热兰遮为行政中心，统治了台湾……

17世纪初叶，西欧各国已进入航海时代鼎盛期，距离麦哲伦船队由大西洋而太平洋环绕世界一周已经有一百年，西班牙、葡萄牙、荷兰、英国“为了胡椒和灵魂”，积极向东方扩张，开展贸易并传教。东邻日本，德川幕府一统政权，为进行“强本弱末”，加强对各封建藩主的控制而下令“锁国”，除特许者外，不许日本人与外界接触，以垄断贸易与情报。中国，中央集权的明朝已近尾声，为了避免倭寇和外夷自海上而来的骚扰而实行“海禁”，闭关自守，不许中国人航行海外。

郑芝龙流亡台湾

1624年，初秋季节，今云林县和嘉义县交界处的海上陆续驶来十三艘小船，二十八个经过八天八夜海上风浪已经疲惫不堪的中国人，踉踉跄跄地在北港溪口登岸。

台湾汉人的三百多年历史，就从这一天正式展开。

今天离海至少十五公里远的北港镇，那时是台湾岛上第一大渔港，汉人叫它魷港（又叫笨港）。闽粤渔民、海盗以及日本海盗偶尔会来这里避风，顺便和附近华武垄社的台湾少数民族做生意。

这二十八个中国人，是从日本平户（长崎北方小岛）逃来的结拜兄弟。他们密谋推翻日本幕府，被人发现而匆忙驾船出海，商量着逃往南方这座海上荒岛以另谋发展，希望有一天能当上国王。

这群骁勇好斗之人的领袖名叫颜思齐，是福建漳州出身的商人兼海盗。但是更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当中最年轻的一位——泉州人郑芝龙。

郑芝龙这年二十岁，相貌英俊，相当讨人喜欢。他父亲是泉州府的小官，他小时候就顽皮聪明又大胆，长大以后不但文章写得好，而且会吹笛子、唱歌、跳舞，可谓多才多艺。

然而，郑芝龙十八岁时就因和父亲的妾有染而被赶出家门。他先到澳门，几个月便学会了葡萄牙语，入了天主教，不久又搭商船到日本闯荡。

跟随颜思齐等人流亡台湾，对他来说是意外的机缘，后来却成为他发达的根基。

这批人在北港海边搭起茅草屋子住下。为了扩充力量，他们招募家乡的穷人来做他们的部下，渐渐地有了三千多人，分散成十个寨子，各自发展。

那时台湾多是茂密的原始森林，树林一直延伸到海边。森林深处，密树遮天，大白天黑得像夜晚，只在风吹树动时，才看得到一线天光。偶一抬头，可能惊见一只身形如儿童的老猿高踞树

枝上，圆睁着一对大眼睛；低下头来，又可看见一条长蛇，蜿蜒从脚边爬过；野鹿漫山遍野，毫不畏人。

岛上至少有十余种不同的台湾少数民族。魷港附近的华武垄社，与汉人相处得还不错，常常用鹿皮、鹿肉，换取汉人的盐、布、首饰等。

这本是一块可耕、可猎、可渔的好地方，但是颜思齐等人发现，最容易发财的行当是打劫船只。

17世纪20年代正是明朝末年的天启年间，受郑和下西洋，开通南洋航线的影响，从15世纪开始，闽粤沿海的人们大量向南洋移民。他们到了越南、泰国、印度尼西亚、柬埔寨等地，做生意赚了钱，又运载当地的特产，假借“朝贡”的名义（明政府不准对外贸易），或以走私的方式运回中国贩卖，来回都要经过台湾海峡。

郑芝龙率领属下劫掠暹罗（泰国）来的船，船上载的多是香料、蜡、蜜、犀牛角等物，每次都得手，成为同伙中最富有的一个。

“魷港有一伙打劫强人”，这消息很快传到闽南去。就在此时，远从地球的另一半来的一伙“强人”也开始来台湾岛上打探，那是“白面红须，鹰鼻猫眼”，被中国人称为“红毛番”的荷兰人。

荷兰人锁定中国

荷兰人尾随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来到东方，在巴达维亚（雅加达）建立殖民地，一心一意要和中国人做生意。他们和当时所有的欧洲人一样，都对中国怀着羡慕、好奇又覬覦的心情。

自从威尼斯旅行家马可·波罗在13世纪宋末元初之际游历中

国，并盛赞中国的富裕与繁华，欧洲上流社会便为中国文化心醉神迷。当时南宋的首都临安（杭州），人口已经突破百万，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，马可·波罗更因为它的街道宽敞、运河交织、沟渠畅通，而称它是“世界上最优美、最高贵的城市”。

13世纪的中国，无疑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。尤其令欧洲人震撼的是，在基督教以外的世界里，竟存在着一个全然不同的超级文明。欧洲人心生向往。

16世纪，东西海道打通以后，中国的丝绸、陶瓷、漆器等输入西方，欧洲人为之风靡，英国学者赫德森形容当时法国的贵族阶层“为中国丝绸的精美所倾倒而狂热追求”。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，欧洲的商人以政府的力量为后盾，驾驶商船，成群结队驶向东方。凡是太平洋上在他们眼中文化较低的名洋各地，都是他们殖民的对象，但是，他们的眼光始终锁定中国。

1622年，荷兰军官雷尔生率舰七艘，在澎湖妈宫（马公）港登陆，不发一枪一弹便占领了澎湖。

原因是，闭关自守的明政府，并没有警觉到海上已是虎狼环伺，在澎湖并未驻兵设防，只于春秋两季派兵巡逻。

荷军上岸后立即在妈宫和风柜建筑起黏土和木板垒成的方城，与明军展开了长达两年的攻防战。雷尔生要求割让澎湖，并准许在中国沿岸自由贸易，福建巡抚商周祚答复说：“你们先退回巴达维亚，或转往台湾再说。”

明朝并没有把台湾当作领土的一部分，也没有兴趣对外贸易。当时欧洲的工艺水平远不如中国，从16世纪到18世纪，欧洲一直拿银子来买中国的精美手工制品，却没有什么产品可以卖给中国。日本对中国的贸易也是如此。

1624年，在新任福建巡抚南居益的强硬政策下，澎湖海军已增援至一万人，战舰两百艘。而荷军总数才八百五十人，其中还有一百一十人未成年。双方军力如此悬殊，明军又占尽地利与人和，荷军何以能支撑两年之久？

中国方面的记载，只说荷兰人建的城墙坚固，“炮楼坚致如铁”，不易攻下。17世纪荷兰学者岱波绘制的一幅“中荷交战图”，则说出了西洋人的看法。在这幅图里，难以计数的中国人赤着足，手持石块或长矛，面对五六个手执长枪和大刀的荷兰人。

荷军组织精密，武器精良，因为欧洲两个多世纪来历经英法百年战争及其他各国间的不同战争，一直在进行武器竞赛。在军备方面，明末的中国已经落后西方。

两军相持不下，最后明军祭出“海禁”，封锁断绝荷人的粮食和水源，荷军终于在风柜城头竖起白旗，分乘十三艘船舰，横渡海峡，往台湾而来，在当时叫作“大员”或“台湾”的台南安平登岸。

郑成功诞生

就在这一年，活跃于台湾海峡上的郑芝龙，他留在日本平户的妻子田川松正怀孕待产，常常到海边散步，遥望归人。一日，在俯身拾贝时突然腹痛，便在海边沙砾间的一堆岩石旁产下了婴儿——日后的英雄郑成功。

面对着平静澄蓝的平户海峡，在“千里之滨”海滩的南端，三百多年后的今天，缓缓的潮汐依然轻柔地拍打着这片“儿诞

石”。旅日作家王孝廉曾这样描述：

“黄昏的时候，海面上罩着一层薄薄的雾，起伏而来的波浪冲上了几块石，激起一片水花……七岁以前的郑成功，应该也有无数的黄昏，跟在母亲的身后，拿着小铲子挖掘沙滩底下的贝类，在他幼小的心灵里，祖国与父亲，又是如何的一个形象呢？”

荷人据台

荷军登陆的安平，那时只是一个名叫“台湾屿”的小小沙洲，有很多林投树和槟榔树，一眼望去满目青翠，而且有甘美的泉水，是居住的好地方。往东，隔着一道清清浅浅的内海，便是台湾本岛。

台湾，中国古书上记载的“蓬莱仙岛”，千百年来多少诗人墨客向往的“海上神山”。

西方人也惊羡台湾的美丽。1545年，葡萄牙人驾商船经过台湾海面，遥望岛上林木葱郁，山势雄伟，不禁大声赞叹：“好个美丽岛（福尔摩沙）！”从那以后，西方的航海图上便多了“福尔摩沙”这个地名。

荷军登岸后，船长宋克在安平建城堡，取名奥伦治（Orange），后来改名热兰遮（Zeelandia），就是现在的安平古堡。经过三百多年的海沙堆积，这片沙洲早已与本岛连为一体，再也很难想象当年独立于海中的景致了。

17世纪的荷兰，正处于黄金时代，在欧洲是继马可·波罗的故乡意大利威尼斯之后的商业先进国，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

已是商业重镇，不仅有国际银行，商业法制和民法体系也已大致完备。为了商业的目的，荷兰人积极航行，拓展海外、开发贸易。

荷兰人登陆台湾以后，在安平对岸鹿耳门港附近另一个叫作北线尾的沙洲建立商馆，大兴土木，为往来的中国、日本商人提供居住和谈生意的场所。其中最重要的建筑是普洛文蒂亚城，就是现在的赤崁楼。今天浓荫掩映红楼，老人成群闲坐的赤崁楼，仍然包围在台南市最繁华的商业区中间，不过沧海桑田，赤崁楼也和安平古堡一样，难觅当年“背山面海”、“潮水直达楼下”的痕迹了。

1624年，荷兰人才在中国的大门外立定脚跟，西班牙人便不甘落后地尾随而至。他们从已经占领八十四年之久的菲律宾群岛沿台湾东岸北上，占领了淡水、鸡笼（基隆）、蛤仔难（宜兰）一带，分别建了好几座城，用西班牙文命名。今天这些名字大都不传，唯独“圣地亚哥”，转音成“三貂角”留存下来。

台湾形成割据的局面：台南附近是荷兰人，东北海岸有西班牙人，嘉义、云林一带是郑芝龙等汉人。中部（以台中大甲为中心）还有一个台湾少数民族的王国，是松散而形态原始的部落联盟。其他台湾少数民族部落则散居各处。

海盗变王师

第一个有系统地统治台湾的是荷兰人的政权，而且是以公司企业体的形态作为荷兰王室的代理人殖民台湾。这个政权的全名叫作“全荷兰特设东印度公司”。